

馬克斯主義在中國之死滅

陶希聖

——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元旦獻言

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元旦，海內外中國人舉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唱起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國歌，同申祝賀國民革命開國慶典之衷忱。詩云：「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」。今年今日，這個佳節，適在上月即十二月六日中央增額國大代表與立法委員選舉之後，這次選舉，不但選民投票，平安順利的依法進行，亦且開票公告當選名單，各黨各派均有可告成功之理事，而最大的光榮應歸蔣總統經國先生。經國總統以民主的風度為開明的決策，使一般士民「齊心同所願，含意俱未伸」之問題，皆得以選票為之伸張與解決。於是大家鬆一口氣，放下一顆心，來渡過新年元旦。

希聖老兵不死，別有所見與所思。我所見者，這次選舉淘汰了暴力主義與分裂主義，抑制了台海基地「蕭牆之禍」，突破了「一九九〇」全面變革的幻想，直將幻滅於無形。我所思者，中國大陸上，馬克斯主義方告死滅，三民主義正在發出萬丈光芒，照耀山河大地。可是我們這裡的觀察不深入，議論未集中，似不足以應此重大變局。由此而愛我者懷疑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論仍然是空談，仇我者指責我們「以不變應萬變」，便是無政策，無作為。甚至於別有圖謀，以「獨立國」抱馬克斯主義叩中共之門，談判投降條件。希聖有所見如彼，有所思在此。

三年來，希聖率直的呼號於國人的面前，曰：

台灣問題絕不談判，中國問題大家討論。希聖深信時至今日，唯有關閉台灣問題談判之門，開拓中國問題討論之路。好教中國國民大眾從討論與考證的路程上，知其所抉擇，盡其所能為，迎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必至必成的機運。

我今試就馬克斯主義在中國終竟歸於死滅，其為理所必然，事所必至者，作一簡報。

一、馬克斯論原始蓄積

中共黨人很少讀過馬克斯的「資本論」。當初嚮導時代（即獨秀擔任總書記時代），李季、劉仁靜諸人讀過資本論。還有高語罕等，至少讀了第一本。這些讀書人後來大都被中共整肅了。資本論亦就被棄如敝屣了。

資本論第一本有一章「論原始蓄積」，評述英國工業革命的資本蓄積過程。原來紡織業在法國西北沿海一帶發達起來，英國的牧場出

產的羊毛輸出至法國。至十八世紀，法國天主教迫害清教徒。紡織業的技工大抵是清教徒，只得渡海峽到英國去。於是英國紡織業勃興。英國的大地主不惜驅逐農民，改變耕地為牧場，繁殖羊羣，剪取羊毛，供應紡織工廠，由此而紡織工廠採用蒸氣機以代人工，大量生產毛織品，大量出口，爭取國際市場。英國的工業革命從此成功。

羊毛發起工業革命。這是唯物史觀的論者斤斤樂道的故事。羊毛的生產乃是殘酷的過程，亦即是馬克斯批判人道主義為「空想社會主義」，自稱為「科學社會主義」所用的一項參證。

馬克斯論工業資本的原始蓄積乃是殘酷的榨壓農工羣衆的過程。我們中國的工業革命，首先是機織業的興起，其資本的原始蓄積的過程又如何？我今試作分析。

二、從棉花說起

中國的工業革命，以機器代人工，亦自紡織業始。

回想北伐時代，我們曾經討論：為何工業革命自英國開端？我們又研求為何中國的工業革命落日本之後。中國在帝國主義侵略之下特別是英國毛織品進入中國市場，壓倒農村的手工棉紗與棉布；亦是我們討論的題目。當年亦曾提到棉花，却未曾特為研析。

希聖原籍湖北省黃岡縣。黃岡與黃安及麻城三縣出產棉花。回想八十年前，原棉打包出口，上帆船運四川。重慶的棉花街便是三縣棉花行棧的市場。齊安公所便是三縣會館。

其三縣本地農家紡紗織布，由紗布行收購，行銷貴州、雲南。西南各地的苗夷，特別是婦孺穿着的札花布衣裳，便是岡安麻鄉村出產的。

就黃岡的鄉村來說：在英國毛織品尚未侵入之前，男耕女織，起五更，睡半夜，社會經濟何等繁盛！北伐之後，上海公共租界望平街至四馬路一帶，報館、書店，出版書報刊物，一班游離份子發表論著，引起「中國社會史論戰」。大家爭辯一個命題：「中國社會是什麼社會？」在辯論中，雖有人提到棉花，仍然未予重視。

中國抗日之戰，贏得戰爭，却失去和平，大陸淪沒。黃岡棉花久無消息。到了去年——即民國七十五年，中國大陸竟有棉花出口。這個新聞直使我這個黃岡人為之憬然做悟。

毛澤東的人民公社瓦解了，馬克斯主義在中國是終歸死滅了。

再就黃岡棉花來說：原來，黃岡的田是種稻的，地是種小麥與棉花的。農家收穫水稻，打出白米，賣給市鎮，留下老米給自己吃。本地產米，本來不夠本地人家吃，一年有一季要吃小麥打磨的麩與粳。農家收起的棉花，除了留下來紡紗織布之外，主要的是輸出，換取現銀或現鈔。

英國毛織品侵入中國市場之後，黃岡鄉村的木機只得廢置。婦女們停止紡織，就游閑下來了。棉花亦就不必留用，全部出口去了。

毛共以暴力推行人民公社，田地歸公，農民化為奴役，勞動所得，供應當地民衆的口糧。於是棉花減產，其少數出產者又要供應當地婦女紡織，可是公社還有紡織工作與否，還是疑問。

尤其是毛共「以鋼為綱」的五年計畫，不許鄉村與城市的商業往來，更不容市場經濟與價格系統之存在。棉花與紗布出口換取銀錢之

事理更是不在話下的了。

毛死而公社隨之瓦解。就黃岡來說，農家分地耕耘而棉花出產亦隨之恢復。棉花輸入漢口，運到上海，而漢口的棉花市場與上海的紡織工業亦隨之興起，乃至有棉花進入國際市場。

中國大陸有棉花出口之理事，可以說明人民公社之瓦解乃是馬克斯主義之死滅。現在再就中國的土地與農民問題，作一簡報。

三、禮有三本

(一) 禮有三本

論語載：

林放問「禮之本？」子曰：「大哉問。禮，與其奢也寧儉，與其易也寧戚。」

荀子「禮論」篇則有下列說明：

禮有三本：天地者，生之本；先祖者，類之本；君師者，治之本也。

今就三本之說，分析如左：

○ 天道之本

商代之傳天道者為巫，其顯著者是巫咸。周代之傳天道者為史，其顯著者是史佚及萇弘。孔子居魯，入太廟，每事問，從太史氏見易與魯春秋。又往東周，問禮於老聃，問樂於萇弘。老聃是周室的守藏史，萇弘就是周代著名的大夫。孔子由此講求「周公之德及周之所以王」的學術，並從此學易，知天道。

論語載：

子曰：大哉，堯之為君也。巍巍乎，唯天為大，唯堯則之。蕩蕩乎，民無能名焉。巍巍乎，其有成功也。煥乎其有文章。

子曰：「予欲無言。」子貢曰：「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？」子曰：「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。天何言哉！」

天道是「蕩蕩乎民無能名」，夫子亦無以名，無可言。然而四時運行不已，萬物生生不息，此其間自有其常，亦有其變。孔子門下，傳其常道，即荀子「天論」篇所稱「君子道其常，小人計其功。」至於天道之變者，乃是占卜之所有事。夫子雖有「處常馭變」之道，非得其人不得傳；若不得其人，雖傳亦不著於文章。論語載：

子貢曰：「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，夫子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。」

子曰：「可與言而不可與言而言，失言。」

這便是孔門的微言。孔子據魯史作春秋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，亦就是荀子所稱「春秋之微」了。萬物自生之本，是為太一。太一者，周易開章明義所稱的「乾元」與「坤元」是也。

◎人倫之本

論語載：

有子曰：「……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與！」

孔子以推策天道之方法，推策人倫。其推策人倫之本統，便是孝弟。孝之擴充爲仁，弟之擴充爲義。仁，表現於樂；義，表現於禮。孟子闡明仁義禮樂之學，最爲醒豁。

孟子曰：仁之實，事親是也；義之實，從兄是也。智之實，知斯二者弗去是也。禮之實，節文斯二者是也；樂之實，樂斯二者，樂則生矣，生則惡可已也，惡可已則不知足之陷之，手之舞之。

一部禮記便是仁義禮樂之學的發揮與理解。孟子更加簡捷的說道：

舜明於庶物，察於人倫；由仁義行，非行仁義也。

堯舜性之也。湯武身之也。五霸假之也，久假不歸，惡在其無有也。

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

孝弟爲人倫之本，無須更多的解說。

◎爲政之本

王道仁政之本是爲民生。論語載：

或謂孔子曰：「子奚不爲政？」子曰：「書云：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。施於有政，是亦爲政也，奚其爲爲政也。」

子曰：弟子，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衆而親仁。行有餘力則以學仁。

仲弓問仁？子曰：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；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；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。」仲弓曰：「雍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」

顏淵問仁？子曰：「克己復禮爲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爲人由己而由人乎哉？」顏淵曰：「請問其目？」子曰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顏淵曰：「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」

冉雍學王禮，夫子稱之曰：「雍也可以南面矣」。顏淵講求王道，夫子告以「一日克己，天下歸仁焉。」孔子三傳弟子孟軻，於王道仁政，更進一步昌言之，如下文所記。

四、農爲天下之大本

(一)人與草木禽獸之區別

孔子以推策天道的方法，推策人倫，已如上述。我今就其推策人道的層次，略爲分析。

首先是天地生萬物，萬物分爲無生與有生，有生物又分爲草木與禽獸，人區別草木與禽獸而自爲一類，是爲人類。荀子說得好：「水火有氣而無生，草木有生而無知，禽獸有知而無義。人有氣、有生、有知而有義，故爲天下貴。人生於草木與禽獸之間，唯其有知，有思而有義，不願與草木同朽，更不甘與禽獸同羣，於是區別爲一類。在人類之中，就其區別於草木禽獸之形體，名之曰「人」。就其能結合，能工作之羣體，名之曰「民」。就其勞作於吾土之原始生產，而蓄積「財」以養吾民，名之曰「農」。農爲天下之大本。」

(一) 仁政與暴政之分辨

孟子傳詩與春秋，昌言王道與仁政，指出農爲王道之本。他說道：

王者之迹熄而詩亡，詩亡而後春秋作。晉之乘，楚之檮杌，魯之春秋，一也。其事則齊桓晉文，其文則史。孔子曰：「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」

孟子於詩，稱道豳風「七月」之篇。這篇詩乃是周公東征，返旆平管蔡之亂，昭告成王以周室創業之艱難，並顯示農家耕地爲王業的根本。

孟子以王道說梁惠王、齊宣王，乃至滕文公。茲摘其大意如左：

孟子曰：民事不可緩也。詩云：「晝爾于茅，宵爾索纆，亟其乘屋，其始播百穀。」民之爲道也，有恒產者有恒心，無恒產者無恒心。苟無恒心，放辟邪侈無不爲已；及陷乎罪然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爲也。——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。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弟之義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

(二) 國族興衰治亂之關鍵

希聖早年讀漢書，最感興趣的一段歷史是楚漢之爭，最易記憶的一句口號是「王者以民爲天，民以食爲天」。至文帝本紀，「農爲天下之大本」的訓示乃載在詔書。此後續讀史書，搜集「土地問題」與「農民暴動」的資料，竟有助於我參加中國社會史論戰，以及討論歷代治亂興亡之故。我從此發現這「王者以民爲天」與「農爲天下之本」，可以肯定的說是二千二百年來國族治亂興亡「一以貫之」的關鍵。我從此深信論語所載的四章：

子曰：予之於人也，誰毀誰譽？如有可譽，其有所試矣。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

子貢問爲政？子曰：「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」子貢曰：「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？」曰：「去兵。」曰：「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？」曰：「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」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：「如殺無道以就有道，何如？」孔子對曰：「子爲政，焉用殺。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，風也；小人之德，草也。草上之風必偃。」

孟氏使陽膚爲士師，問於曾子？曾子曰：「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則哀矜而勿喜。」

王者以民爲天，農爲天下之本，乃是爲政之常道。仁政與暴政亦以「八口之家百畝田」能否安居樂業爲分水嶺。若是反常道以爲政，縱令其有以號召於世，如王莽以「周官書」及「樂元語」爲典則，洪秀全以「勸世良言」爲信仰，可是「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」，決非殘殺或刑罰所能制止。

容我再說一遍：王者以民爲天，農爲天下之大本。

五、田制、稅制、兵制之演變

馬克斯劃分社會進化的歷程爲原始社會、古典社會、封建社會、資本主義社會之四階段。又將古典社會或奴隸社會劃分爲家長奴隸制與生產奴隸制之二期。又從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兩階段之間，劃出一段「絕對主義」，亦即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歐洲之君主專制時期。埃及之尼羅河、巴比倫之梯格里斯與育弗拉梯斯，中國之黃河與揚子江，這三大河川文化是黑格斯知道的。馬克斯的知見亦止於此，於是劃分爲「亞細亞社會」自成一格。所謂「亞細亞社會」，說是以單純再生產爲基礎之停滯不變之社會，而其國家係建立於水利工程之農民集體勞動上。

我今不討論這個格式，只是分析中國田制與稅制演變的歷程如左。

(一) 田制與稅制之演變

儒家的理想是井田與什一稅。井田終不可復，均田與授田可以算是「近古」。但在中國歷史上，土地問題，漢唐是在於均田，宋明以降，則在於均賦。

馬端臨「文獻通考」論述田制的兩次大改革，說道：

隨田之在民者稅之，而不問其田多寡，始於商鞅。隨民之有田者稅之，而不復問其丁中，始於楊炎。——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商鞅，唐租庸調良法壞於楊炎。二人之事，君子所差稱，而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。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，而官民俱受其病，則以古今異宜故也。

商鞅輔佐秦孝公下令變法，（西元前三五九）破壞原始封建制，又瓦解了氏族社會，確定了土地私有與家族制。從此至秦始皇滅六國，統一中原，漢室承之，以「齊民編戶」即小農經濟爲基礎，建立郡縣制。

嬴秦暴政滅亡，兩漢繼起，四百年間，以農爲兵，而強天下。東漢末期，三十年戰爭，兵屯與民屯推行於江淮平原，延及長江流域。自三國、兩晉，南北朝，至隋唐，六百年間（西元三世紀至九世紀）園田經濟，門閥政治，佛道寺觀，蔚爲中國之中古時期。

唐代的均田制與租庸調，及其相伴之府兵制，皆爲後世所稱譽。但是園田經濟及其「耕且守」之部曲，即半自由階級，漸次瓦解。楊炎改革租庸調爲兩稅法（西元七八〇），府兵從此演變爲募兵。

(二) 兵制與稅制相隨演變

漢唐行農兵而強天下，宋明行募兵而弱天下。中國從此一敗於遼，再敗於金，三亡於元，四亡於滿洲，則宋明兩代削弱國防，鉗制地方兵力，以集權於君主之過也。尤其是明朝的君主集權制上達巔峯，君主集權制的末路終於煤山之變。

明末儒生國亡家破之餘，對中國歷史所載治亂興亡的故實，澈底檢討，由此獲得左列的教訓：

權在下者，國強民亦強，漢唐之強天下是也。
權在上者，國弱民亦弱，宋明之弱天下是也。

六、棉花——農家的商品生產

話說至此，希聖特為指明，對前節敘述的田制史略，應該注意唐宋之間，部曲改變為佃戶之一事。簡捷的說，中古的園田水碓及園田水碾所役使的農奴身分制，此時演變為土地自由買賣與主佃契約制。如此重大的變革，值得我們重視與研析。

莊園經濟是均田制度的社會基礎。亦可以說，均田制度的實質乃是莊園經濟。均田制度之下，提供勞力者是半自由的部曲與不自由的奴隸。而其戶主向政府繳納的是穀與帛，在市場上交易的亦即是穀與帛。穀帛經濟由此演成。

世家大族與寺觀皆以莊園經濟為其社會基礎，不必在此贅述。

園田水碓與園田水碾的時代是過去了。部曲亦解放而為佃戶。科舉制度使世家大族的子弟考不過寒士。遺產均分之繼承法行而天下無百年長盛之家。於是土地自由買賣通行起來了。

棉花，自宋代始通行，而為農家之恩物。農村社會之男耕女織，耕者生產棉花，織者製造布匹。行商販棉布，坐賈收棉布，而棉布由小鎮進入大都市，由大都市四路行銷天下。

於是棉花棉布演成農村的商品生產。一個農家，收穫麥與稻以供糧食，賣出棉花與棉布便是銀錢。這棉花與棉布不是商品生產麼？

至此，中古的穀帛經濟亦演變為貨幣經濟。可是大家要說這是封建社會，固然不確，要說這是資本主義，亦不切。至於「前資本主義」或「商業資本主義」，未始不可，却又不盡然。

馬克斯指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的君主專制為絕對主義，這個名詞如其施之於宋明兩代之君主集權制，似無不可。但是我們對於宋明的文人政治及地方自治，至今未作充分的探討。宋明理學及道學家的抱負是建設文化國家與倫理社會，却有真德秀「大學衍義」與丘濬「大學衍義補」，留下系統的記錄，如此巨著至少可以證明近代大一統的中國社會不是封建社會。

試換一個說法，重申這個斷言，我的看法是，宋明以來，以棉花為明徵之農村商品生產，適足以瓦解中古的莊園經濟，却未足以導致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。我必須說明，工業革命乃是工業革商業的命，要把商業支配工業，改變為工業支配商業。從宋明至清代，農村的小農經濟，雖然進化到商品生產，而男耕女織的生產仍然是家族經濟；其在都市，亦只是商人支配的作坊，未能進化到大工廠的地步。

直到如今，紡織業者買一部紡織機器，使用以製造紗布，進入國際市場。這就是工業革命麼？在實質上還不能遽作肯定的答案。

七、結 語

(一) 史達林的教訓

中共依據共產國際決議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提綱」，認定中國社會是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社會，採取土地革命與農村暴動的戰略原則。毛澤東再加以改革與發展，提出「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」。從此以馬上得天下，仍然以馬上治之。以馬上得天下，固然不用儒生；以馬上治天下，又須整肅儒生，於是有六次整風運動。

中國的儒生，原出自孔孟的門下，為農村耕者的喉舌。中共以整風運動鉗制儒生的喉舌，更要改變農民的性格。於是毛澤東仿效史達林的集體農莊，一如史達林的教訓：

「集體農莊是一種武器，只是一種武器。」

申言之，毛澤東為何汲汲於農業集體化，乃至於集體農莊，更進於人民公社，又繼之以文化大革命？原來，中國歷史上，在以農為兵的古代，農民動員出戰，戰後便復員解甲歸田。在以農養兵的中古，屯田兵「耕且守」，隨時出戰，隨時耕田。在近世募兵時代，農民納稅，朝廷養兵。募兵無所復員，農民亦就無所動員了。如今土地全歸公有了，農民既無田立家，戰罷又無家可歸。這便只有同村內鬥，鄰村互鬥，以鬥爭為控制，而公社只是武器，只是用以控制農民的武器，一如史達林的教訓，且比史達林更加殘酷！

(二) 鄧小平的改革

毛澤東的公社路線，原是「以農村包圍城市」的戰略。公社與文革既告失敗，鄧小平繼起，唯有改革以挽救敗局。其改革的取向，便是「以城市領導農村」。

如前節所論述，以黃岡為例，黃岡棉花既恢復其商品生產，就要出口到漢口，漢口亦必恢復其棉花市場，更進而恢復其價格系統。這一道一道的難題，要改革派尋求答案。

這些難題不是黃岡與漢口可以單獨解答與解決的。一般的說，經濟政策的改革帶動經濟體制之改革；經濟體制的改革又帶動政治政策及政治體制之改革。這些難關不是一車一馬可以偷襲或闖關的。若是全面開關，總有一日帶動其蘇維埃極權主義，隨馬克斯主義之死滅而沒落。

(三) 我的觀點與信念

我們應守的原則，無他，只有三民主義。

人民公社終於瓦解，便是證明馬克斯主義在中國，終於死滅。

馬克斯主義死滅的時候，便是三民主義的光輝照耀大陸，且發揮其領導功能的時候。

中共今日，關住門便是一條死路，而且門已關不住了。中共今日，開了門，只有三民主義的大路可走。中共若是不走三民主義的大路，其改革將告失敗，比公社文革的失敗更慘。

「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」香港便是當前的實例。這個實例可以證明今日之事，不是中共能夠拉香港進大陸，乃是長江流域的經濟與

金融，跟着香港走出大陸，進入海洋。

友人問我：「鄧小平開放門戶，我們怎麼辦？」我的答案是「讓他跟着三民主義走！」最後，希聖重申：台灣問題絕無談判，中國問題，凡是中國人，大家辯論。希聖深信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機運是在逼人而來的途中。

國際經濟分析

盛一憶 秋著
定價一〇八元

本書共十四章，前半部為國際貿易理論，以生產可能線、無異曲線和提供曲線分析國際貿易的數量、價格與得失，並探討自由貿易、關稅和經濟成長對生產、消費及社會福利的影響。後半部為國際金融，討論國際收支，即期外匯市場、遠期外匯市場、歐洲貨幣市場以及各種調整過程。中間並研討區域經濟整合。

國際經濟學包含甚廣，本書特選其中重要、有趣而有連貫性者加以分析。每章後均有摘要，書後並附參考書目及索引，參閱方便，有助讀者對錯綜複雜的國際經濟問題作深入的了解。

國際經濟金融問題

蔣 默 掀著
定價一五三元

本書就時間言，包括石油危機前後所發生者，就範圍言，舉凡今日面臨的重要問題，在五次七國經濟高峯會議所商討者，諸問題，如國際經濟停滯膨脹現象，和保護主義之興起，多邊貿易談判，國際收支失衡，石油危機對國際經濟衝擊，美元匯率，南北對峙，資源分配等諸問題，並就日本、美國、中東、美國及開發中國家作重點論述。

國際經濟金融問題，錯綜複雜，瞬息萬變，如何因應及掌握情勢，謀求有利的發展，為研究國際經濟金融問題者所關切。本書的出版，相信對讀者有所助益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郵撥一六五號 電話三一六一一八